

马克思按劳分配学说形成初探

——兼批「四人帮」对马克思按劳分配学说的歪曲

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按劳分配学说形成初探

——兼论马克思按劳分配学说的形成过程

——



馬克思按劳分配学說形成初探

——兼批“四人帮”对马克思按劳分配学说的歪曲

黄 范 章 著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按劳分配学说形成初探

——兼批“四人帮”对马克思
按劳分配学说的歪曲

黄范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3印张 55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统一书号4105.2 定价0.21元

目 录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政治经济学史的简要回顾.....	(4)
三、圣西门的按劳分配思想.....	(13)
四、傅立叶的按劳分配思想.....	(28)
五、欧文和布雷的按劳分配学说.....	(37)
六、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	(51)
七、批判“四人帮”对马克思按劳分配学说的歪曲和 篡改.....	(62)
(一)决不允许把带有“旧痕迹”的新事物歪曲成 “旧事物”	(62)
(二)决不允许把按劳分配中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歪曲成“阶级的不平等”	(69)
(三)平等是检验社会经济制度的标准吗?	(75)
(四)资本主义也实行按劳分配吗?	(83)

一、问题的提出

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学说的文章，这对于批判“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学说的歪曲和篡改，粉碎他们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诬蔑和诽谤，把对“四人帮”的斗争引向深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多同志读了这些铿锵有力的文章之后，在获得教益之余，往往还会进一步提出一系列问题：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是怎么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过程，按劳分配学说是否也有一个同样的过程呢？如果有的话，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按劳分配学说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是怎样把按劳分配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理论的？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是什么？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发人深思、非常有意义的。这是因为：

第一、按劳分配思想和学说，最早确实是由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来的。正如同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一样，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按劳分配思想和学说，也是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的重要来源。弄清按劳分配学说如何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就能大大加深我们对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我们对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识别能力。

第二、“四人帮”为了把按劳分配作为他们全面推翻社会

主义制度的一个突破口，曾大放厥词，说什么按劳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按劳分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并以按劳分配中存在“资产阶级权利”为借口，而把按劳分配诬蔑成“资本主义原则”或“资本主义因素”，诬蔑成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学说的形成过程，我们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按劳分配学说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死斗争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看到按劳分配学说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就因为它所倡导的“按劳分配”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否定，而决不是它的“经济基础”；而且还可以了解到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而“四人帮”又是如何歪曲、篡改的。这一切，无疑都将有助于我们去彻底揭露“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肃清他们的流毒。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学说，是我们党制订有关按劳分配各项具体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我们捍卫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了解了按劳分配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史，进一步领会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就可以使我们更加提高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所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认识，更加提高我们贯彻落实我党有关按劳分配政策的自觉性，排除各种干扰，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

那么我们应从哪里入手去探讨按劳分配学说如何从空想发展为科学这一问题呢？探讨这个问题，必须联系着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历史来考察，才能理解得深，理解得透。为什么呢？

首先，按劳分配思想或学说的产生，有其社会阶级的根源和思想的（或理论的）根源。就其社会阶级根源讲，它所反映的正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谋求解放的愿望，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产物。但应看到，按劳分配思想或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它在理论上是和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密切联系着的。如果没有劳动价值理论这个思想前提，不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认为资本家和地主都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认为利润和地租是他们各自应得的收入，那就势必否认或抹煞一切剥削，根本谈不上提出用按劳分配来取代剥削制度的主张。所以，一种“按劳分配”的学说，总是以某种劳动价值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的（或理论的）与逻辑的前提。事实上，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按劳分配思想和学说，正是无产阶级反剥削、求解放的要求在劳动价值理论影响下的产物。

其次，按劳分配学说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过程，是同劳动价值理论从只是具有一定科学成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发展到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过程相适应的。无疑，这整个过程，又是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前提。因此，联系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就能为我们了解按劳分配学说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过程以及它所经历的发展阶段，提供出一条研究的线索。

所以，本书拟在分别论述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之前，先对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二、政治经济学史的简要回顾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问题的研究，曾是近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这是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赖以确立的“基础”^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但不劳动，而雇佣劳动者则除了自身具有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资本家只有出钱（工资）雇佣工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力，让他们的劳动力跟自己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如果资本家不购买劳动力，或者工人不出卖劳动力，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没有“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便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从这种意义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赖以确立的基础。可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关系，不是一般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即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的剥削关系。因此，研究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的实质，便自然成为近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经济学派，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历史表明，对这种交换的剥削实质所进行的科学的研究和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183页。

揭露，促进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并且理所当然地会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提供理论武装。按劳分配学说，正是适应无产阶级彻底埋葬这种交换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雇佣劳动制度的这种革命要求，随着这种科学的理论研究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发展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先得从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谈起。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从配第（1623—1687年）开始到亚当·斯密（1723—1790年）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结束，在近二百年间着重探讨了劳动价值理论。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代表人物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他们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但是，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却有着两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其中之一就是他们无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本来，按照价值规律，一切商品交换都是依据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问题是：这个等价交换的规律，是否适用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呢？如果适用的话，资本家又怎么能获得利润呢？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理论上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无法说明资本家何以能在不破坏价值规律的情形下，通过这种交换获得利润。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这个矛盾，有其社会经济根源。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剥削实质，却被一些现象掩盖了或歪曲了。本来，工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是劳动力的一种机能，不能成为商品），他所获得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这个价格是由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只是代表他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必要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不代表他所提

供的全部劳动创造的价值（因为工人除此之外，还以其剩余劳动创造了一个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更不是他的劳动的价值（因为劳动只能创造价值，而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由于采取了“工资”的形态，结果便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上面造成了一系列假象：好象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好象工资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而是劳动的“价格”；好象工人通过工资得到偿付的，不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是他的全部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所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①。古典学派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区分不开“劳动”和“劳动力”，被工资形态所造成的这个幻觉所迷惑，把工资看作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不仅揭露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实质，反而陷入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如果工资是“劳动的价格”，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工资代表工人全部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则利润便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利润是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则工资便不可能是对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便不是按“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

为了摆脱这个矛盾，斯密往往不自觉地离开了劳动价值论，提出商品价值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错误观点，从而“替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②李嘉图却表现出一种更加坚定的科学态度，那就是：既捍卫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又批判了他的错误。虽然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591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89页。

他自己也由于阶级的局限性而苦于无法挣脱理论上的矛盾，却面临困难而不动摇，并且真诚地表示希望“有一个比我更加能干的人来研究这个问题”^①（后来历史表明，这个“更加能干的人”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只要还把“劳动力”跟“劳动”混淆，只要还把工资看作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不看作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那就不管你怎么挣扎都不能摆脱这个矛盾；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②。他们毕竟不能把对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进行到底，没有能力科学地说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

以后的历史表明，自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如果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还能够进行某些科学的研究；那么，一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起来后，资产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便完全丧失了科学精神，而致力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③。从此，具有科学成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便寿

① 《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第8卷，1952年英文本，第142页。

② 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终正寝了。高举科学研究大旗的伟大历史使命，已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先进人物的肩上。从此，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以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的研究作为分水岭，基本上沿着两条对立的路线进行着。一条是坚持科学探讨的路线，另一条是专门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路线。前者把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不断推向前进，不断揭露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的剥削实质，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武装；后者则杜撰出各种庸俗理论，掩盖资本和劳动之间交换的剥削实质，为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提供思想工具。

先谈谈那条专事辩护的路线。这是一条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法国的庸俗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年）便是这条路线的最早的代表之一。他所采用的辩护手法，就是一方面“抓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易所特有的这些表面现象来解释这种交易本身”^①，即抓住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这一假象，宣扬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获得了报酬。另一方面，为了掩盖利润的真实源泉，他使用所谓“生产三要素”创造价值的谬论，来反对劳动价值理论；用所谓劳动创造工资、资本创造利息、土地创造地租的谬论，来否认利息和地租等是劳动创造的。不仅如此，他还把企业主的剥削活动也说成是“劳动”，把资本家说成是“使用资本”的“劳动者”，把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说成是他们按照各自“劳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而获得的“等值报酬”^②，从而根本否认了资本主义剥削。他炮制出这一套庸俗的理论，其目的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97页。

②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篇第5—7章；第2篇第8章。

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运动。这一点，他直言不讳。他公然仇视工人运动，反对工人关于提高工资、救济贫困的要求。因为按照他的谬论，既然工人没有创造出比他的工资更多的东西来，便没有权利要求“提高工资”或者要求“救济”，否则，就是“硬要社会一个阶级养活另一个阶级，是重大侵犯财产权”^①。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的“看家犬”的本色。一百多年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继承这个辩护传统，即利用工资形态所造成的幻觉，炮制出种种庸俗理论，用以掩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的实质，并疯狂攻击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在古典学派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条与上述路线相对立的路线。它坚持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研究方向，坚持揭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以及建立在它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为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这条路线的最高代表，当然是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并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按劳分配学说的形成并发展为科学，是和政治经济学的这条发展路线密切联系着的。

“按劳分配”的想法，本来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前提出来的。但由于他们各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各种经济理论对各人的影响不同（有的人还受庸俗经济学的严重影响），因此，从按劳分配的形成并发展为科学的全过程看，它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又和不同的经济理论相联系着。

（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1760—1825年），虽然在劳动价值理论的一定影响下，提出了一种为消除剥削而实

^①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383页。

行“按劳分配”的粗糙想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庸俗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却提出了一个被马克思批评为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按能力计报酬”的“不正确的原理”^①。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年）的分配思想，虽和圣西门有所不同，但也存在着类似的复杂情况。

（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1771—1858年）和受他影响的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布雷（1809—1895年），则在把无产阶级废除剥削制度的要求跟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按劳分配”学说。他们虽然意识到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下面隐藏着残酷的剥削，却无法科学地揭示出这种交换的剥削实质，仅只把这种剥削简单地归结为“不等价交换”；他们虽提出了“按劳分配”的设想，却既不了解它的历史必然性，也找不到实现它的正确途径。他们的“按劳分配”学说是空想的，不是科学的。

（三）只有马克思，才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力商品学说，区分开劳动和劳动力，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第一次拨开了工资形态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上面散布的迷雾。

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力市场上，同在其他商品市场上一样，都是完全遵循着价值规律行事的，因为价值规律是商品交换的最一般的规律。问题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商品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因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它本身没有价值，不能成其为商品；而劳动力却是商品，并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作为商品，有其价值和使用价

①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7—638页。

值。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①；资本家按照它的这种价值给工人支付工资，“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②。但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③。劳动力的使用，使资本家除了收回劳动力的价值外，还无偿地占有了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在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跟他的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④，其间差额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还进而指出，在工资形态下，交换过程中的等价交换形式，却完全掩盖了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掩盖了剥削，因而产生了一种幻觉：似乎工资不是“劳动力”的价格，而是“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获得了代价或报酬，无酬劳动（剩余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从此，马克思才拨开了工资形态造成的迷雾，揭露出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样，马克思便不仅第一次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的实质，“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⑤；而且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所以恩格斯强调指出，把“劳动力”和“劳动”区分开来，“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⑥。即牵涉到能否发现剩余价值和创立剩余价值理

①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1页。

②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4页。

③ 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9页。

⑤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2页。

⑥ 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35页。

论的大问题。恩格斯高度评价剩余价值的发现，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按劳分配学说。

下面我们就对这三个阶段，分别进行较为具体的阐述。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